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
謇
詩
集

上

張謇 著
徐乃爲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謇詩集

上

張謇 著
徐乃爲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謇詩集 / 張謇著;徐乃為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374-5

I. ①張… II. ①張… ②徐… III. ①詩集—中國—近代 IV. ①I222.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83541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張謇詩集

(全二冊)

張謇 著

徐乃為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7.625 插頁 8 字數 580,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400

ISBN 978-7-5325-7374-5

I · 2845 平裝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張謇像

壽翁 先生惠鑒 訪中西各席之速 際民吹
 非 遊世長已未許 吾附山日九 啓行 五仙在中
于極長
速四收我
舍於校 西月休言 速月存 于王場 高与行 于年內
 心區 酬金中 以上堂 則全區 不上堂 則女暢 從桂六十
 未于 假歷言 覺此三人 得文皆 而觀 揚之為 能
 志強 一使 兩人水 姓而先 請之君 于仲是 出就 力保
 九峰 到之 于印 西仲元 李于 伊地 十月 于方

張謇手迹

張季子詩錄卷一

自同治三年甲子訖七年戊辰錄四十一首

南通張謇

盆松

山澤孤生種誰將到此盆青蒼一撮土蟠鬱百年根宿黛含霜氣削鱗見
斧痕等閒憐託處梁棟與誰論

畫鴨

短竹闌前拍拍鳴蘆芽三尺水初生滄洲何限閑鷗鷺相對烟波萬里晴
中秋宋宅樓中對月

雲海騰初月清光浩欲浮百年當短燭獨夜正高樓耿耿丹霄路迢迢碧
樹秋都忘更漏永河漢向西流

宋氏塾冬夜大雪

彤雲漫空幕空碧回風揭簾透簾隙燈昏不穗研有久開門雪花大如席

詩錄

卷一 自清同治三年甲子訖光緒四年戊寅

盆松

山澤孤生種。誰將到此盆。青蒼一撮土。蟠鬱百年根。宿黛含霜氣。創鱗見斧痕。等閒憐託處。梁棟與誰論。

畫鴨

短竹闌前拍拍鳴。蘆芽三尺水初生。滄洲何限閑鷗鷺。相對煙波萬里晴。

中秋宋宅樓中對月

雲海騰初月。清光浩欲浮。百年當短燭。獨夜正高樓。耿耿丹霄路。迢迢碧樹秋。都忘更漏永。河漢向西流。

宋氏塾冬夜大雪

彤雲漫空冪空碧。回風揭簾透簾隙。鐘昏不穗研有欠。開門雪花大如席。將稀旋密疾復徐。聽弗聞聲皓已積。但看脩竹失蒼容。却與寒梅瑩貞魄。少年此時

詩

錄

中華書局聚

序言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俚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

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人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捨、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一、張謇其人

張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字季直，行四，因亦稱張季子，晚號嗇庵。江蘇海門人。同治七年，借籍如皋取附學生員；光緒十一年，以優貢北應順天鄉試，中南元（第一名北元例須順天本籍）；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恩科殿試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張謇既入冠，在江寧等地且幕且讀且考，名聲漸著。張裕釗有「吾得通州三生，身後有託付焉」之說（另一爲范當世與朱銘盤）；江蘇學政林天齡、夏同善均將張謇攬入門下，惜二人不待謇中舉而先後逝；兩江總督沈葆楨臨終前，命幕友陳幼蓮傳語張謇在其死後作文紀念（見張謇光緒六年正月十九日《日記》），時謇僅一介秀才。光緒八年，任淮軍吳長慶軍首幕，入朝平「壬午之亂」，立首功。吳軍此役之勝，「時詫爲奇勳」。《清史稿·盛昱傳》：吳長慶致函國內指揮張樹聲（時李鴻章丁憂）論及致勝之因稱：「賴張季直赴機敏決、運籌帷幄、折衝樽俎，其功在野戰攻城之

上。〔一〕朝人爲吳長慶立靖武祠，屬下首列張謇，第十名朱銘盤，第二十一名方是袁世凱。〔二〕期間爲吳長慶撰《陳中日戰局疏》、《朝鮮善後六策》，爲盛昱撰《條陳朝鮮事宜疏》等，遂名震朝野。吳汝綸因致信張謇，稱「執事聲實久已傾動一時」；朝方首席代表，後任軍務大臣的金允植致信張謇則謂：「當今用人之際，如吾先生之才，誰不欲以禮致之。」（張謇《自訂年譜》）郭則澐因云：「張季直未第時即負盛名，朝貴爭欲羅致之。」〔三〕

光緒十年自朝鮮歸，李鴻章與張之洞、張樹聲競相延攬，張謇則欲以科舉正途出身而婉拒，士林因傳「南不拜張，北不拜李」。張謇在此後參加的禮部會試中，光緒十五年孫叔和、十六年陶世鳳、十八年劉可毅均在試卷中隱冒人朝經歷，遂被誤認張謇而中進士，《自訂年譜》可謂我國科舉史奇聞。時人將張謇與王闓運、繆荃孫、趙爾巽並稱清末民初「四大才子」；袁世凱稱帝時，稱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爲「嵩山四友」。

張謇大魁之年父死丁憂守制，始轉向實業。但仍參加強學會、推動東南互保、倡導立憲等，參與一系列有重大影響的活動。清末辭端方所薦溥儀帝師之職（宣統三年五月十五日《日記》）；武昌首義既起，清廷欲藉張謇在南方的威望而任其爲農工商大臣兼東南宣慰使，以平息燎原之火，被張謇峻拒；并通電清王室，請溥儀遜位而擁護共和。民初，在孫中山南京政府任實業總長；辭袁世凱組閣之邀，而任農商總長、水利局總裁、全國教育會長等職。

張謇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至為重大。

胡適說：「近一點如孫文、張之洞、張謇、嚴復、袁世凱、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張季直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獨立開闢了很多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四〕}毛澤東提及民族工業時謂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五〕}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從社會模式演進、生產方式發展等角度尋繹中國近現代化的源頭時，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張謇身上，於是諸如「中國近代社會開拓者」、「中國近代實業的先驅者」、「中國現代農業之父」等桂冠紛至沓來。

張謇研究已成爲近代史研究中的熱點之一，張謇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已開五屆。張謇哲嗣張孝若編《張季子九錄》、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張謇全集》是研究張謇著述的基本資料，張謇《日記》、《自訂年譜》，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劉厚生《張謇傳記》、章開沅《張謇傳》、莊安正《張謇年譜》是研究張謇生平的重要著述；王敦琴主編的《張謇研究百年回眸》是瞭解張謇研究各領域的歷史、現狀的門徑。

二、前人評述與一個重大誤會

近代學者的「排座次點將」法，是認知其詩壇地位的很好參照。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

錄》初稿，點張謇爲第五十五號「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定稿則定爲第六十二號「地惡星沒面目焦挺」朱銘盤之副，評價不高。^{〔六〕}原因下有詳辨。

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錄》點張謇爲第八號「天富星撲天雕李應」。^{〔七〕}

胡先驥讀陳衍《近代詩鈔》後，對「近世大詩人」作《論詩絕句四十首》，張謇列第十五名。^{〔八〕}

林庚白《麗白樓詩話》總論同光詩人時僅提及八人，依次三個層次，張謇屬第一層次，與張之洞「并列第一」：

同光詩人什九無真感，惟二張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謇也。……同光詩人，如鄭珍、江湜、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皆不盡彫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固矣。然珍、湜實當咸同之世，不得列爲同光人。當世、孝胥、三立，則詩才與氣力故自不凡。而孝胥詩情感多虛僞，一以矜才使氣震驚人；三立則方面太狹；當世則外似博大，而內猶局於繩尺，不能自開戶牖。……後人喜爲漢、魏、六朝之詩，有辭無意，觸目皆是。……王闈運五言律學杜陵，古體詩學魏晉六朝，亦坐此病。故同一學杜，而梅村之五言律，迥非湘綺樓所及。^{〔九〕}

第一層面即「二張」；第二層面屏除鄭珍、江湜，將同光代表人物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半褒半

貶；第三層面對被汪國垣評為第一人的王闔運幾乎全貶。這也是一種對張謇詩壇地位的排序。傳統諸如「李杜」、「元白」、「韓柳」、「蘇黃」的并舉式評論，亦可幫助我們認知張詩的地位。與張謇并舉的有「鄭（鄭孝胥）張」、「二張（張之洞）」、「張范（范當世）」等。

一、鄭張并提兩條

湖南人某君題詩壁間，有「鄭張」之目，「張」為季直。（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三_(十)）
湖海何人識鄭張？肯投簪紱事農桑。（胡先驕《論詩絕句四十首》）

二、二張并提兩條

同光詩人什九無真感，惟二張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謇也。林庚白《麗白樓詩話》
木庵深刻伯潛精，季子（謇）南皮（之洞）各有成。（汪國垣《論詩絕句十首》之七_(十二)）

三、范張并提五條

南通詩人張季直、范肯堂父子以外……（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三一）

張廉卿先生贈朱曼君詩內有云：「龍虎忽騰上，雄出為干將。希寶寧復有？欲持貢玉堂。」又，
「英英范與張，駉駉駉駉駉」。范即肯堂，張即季直也。其推崇如此。（趙元禮《藏齋詩話》卷下）

通州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朱曼君銘盤，均以樸學齊名。叩駟相依，藝林爭羨。有《哀雙鳳》

五言排律，流傳一時，亦一段佳話也。……哀感頑艷，盪氣迴腸，亦可想見三君少年時才藻之盛矣。（王逸塘《今傳是樓詩話》）

同光以還，通州詩人張季直、范肯堂、泰興朱曼君名最著。（沈其光《瓶粟齋詩話》）
通州彈丸耳，名以張范輩。（陳三立《哭范肯堂》第二）

鄭孝胥、范當世、陳三立是公認的同光詩派代表；張之洞則林庚白排第一，陳衍亦排第一（見錢仲聯《將錄·李慈銘條》）。張謇與鄭、范、張三人同列，詩壇地位可知。

張謇亦有夫子自道，其詩《江都王君索題同光諸賢手札》「不惟詩派有同光」下自注「往與子培（沈曾植）、蘇戡（鄭孝胥）諸君唱酬都下，時有『同光詩體』之目」。《贈陳伯嚴吏部三立》中云：「西江健者陳公子，流輩論才未或先。」這是其自許與沈曾植、鄭孝胥、陳三立為一流的「歸屬感」與「品秩感」。

關於張謇詩歌地位的評價，我們還必須揭示一宗學界影響評價張詩公正度、準確度、美譽度的極重大誤會，即陳衍、汪國垣、錢仲聯等對張謇詩評價的依據均是僅佔張謇全部詩作三分之一的早期出版的《張季子詩錄》，而非全部詩作的《張季子九錄》中的《詩錄》。

張謇詩出版的本子主要有二：一是張謇門人束日瑄、李禎整理的《張季子詩錄》，民國三年出

版。其詩止於清末辛亥年，凡四百三十七題，僅佔其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該本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文藝雜誌社以原名重印；民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易名爲《張季直詩集》，由上海文業書局印行。由於「張季子詩錄」與「張季直詩集」之書名，頗似全集書名，特別是《張季直詩集》印行於張謇既逝其哲嗣張孝若編輯的總集《張季子九錄》出版之後，特別具有欺騙性，因被學界誤認爲張詩的全集，其實祇是全部詩作的三分之一。二是張謇詩歌的全集，即《張季子九錄》之一的《詩錄》，《九錄》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九錄》中的「詩錄」始將張謇民國以後的詩歌收集整理，合此前之《張季子詩錄》，計一千二百三十餘首，數量是《張季子詩錄》的三倍，詩藝亦更自如精湛。因《詩錄》存於總集《九錄》中，從未單獨版行，故學者多誤以爲《張季子詩錄》即《張季子九錄》中《詩錄》、《張季直詩集》即張謇詩集，造成評鑒的重大偏頗。

何以知曉前輩學者評價的依憑必是早期的僅三分之一的《張季子詩錄》呢？

一、陳衍所編《近代詩選》出版於民國十二年，早《張季子九錄》中《詩錄》八年，所取祇能是《張季子詩錄》，故陳編《近代詩鈔》選張詩六十三首，均係早期本子《張季子詩錄》中詩，即辛亥年前清季詩。

二、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撰自民國十四年，早《張季子九錄》中《詩錄》六年。

三、錢仲聯新編《近代詩鈔》於一九九三年出版，錄張謇詩四十七首，亦均選自早期本子《張季

子詩錄」；撰張謇小傳時徑直說，「有《張季子詩錄》十卷行世」，^(十二)並無《張季子九錄》中「九錄」的概念。（按，《張季子詩錄》分十卷，後《張季子九錄》中《詩錄》亦十卷，而年次與數量完全不同。）

四、趙元禮《藏齋詩話》引張謇《千齡觀自壽詞》，評曰「予喜其詞翰之美」。其後注曰「《張季子詩錄》不載此詩」。「自壽詞」撰于民國十一年，《張季子詩錄》祇收辛亥年前詩，自然無此詩。此正說明，時人所見祇是《張季子詩錄》。

儻汪、錢等看到張詩全部，點將排序必是另一副面目。

由以上述論可知，張謇够得上「流詩人，其地位是足可參伍於陳三立、鄭孝胥、范當世、沈曾植、陳衍、陳寶琛、張之洞一輩的。

茲再說學者對其詩風的評鑒。諸家評說可謂仁智各異。今將總評性質的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陳衍一處說張詩「時喜作詰屈語」，一處說他「生澀」，其義相近，這是宋詩派的特徵之一。二、林庚白推崇他能「獨抒懷抱」；章士釗詩論「平生豪氣壓江東，一洗詩人放廢風」；狄葆賢《平等閣詩話》「詩亦雄放峭峻，肖其為人」；錢仲聯《近代詩評》：「張嗇庵謇如瓊琚玉珮，大放厥詞。」均說張詩有真摯曠放的特色。三、汪國垣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亦有總評，將張謇歸入「江左」一派，說是「德清俞樾、上元金和、會稽李慈銘、金壇馮煦為領袖，而翁同龢、陳豪、顧雲、段朝